金家集的吃食

□天长市金集小学　　金　　永

金家集没有名点、名食，亦没有名厨。但到了晚间，整条街，不过千米，两三千人口，由南到北二十几家饭店。不问冬夏，都灯光闪烁，里呼外应，酒香四溢。是周边官桥、谕兴、长兴、关塘未见的景象。

金氏羊骨汤

一大盆羊骨汤端上桌，旋即“咕嘟咕嘟”翻滚起来，鲜味四散。豆腐、粉条、菠菜、金针菇；还有胡萝卜、香菜、木耳、豆皮、豌豆头，布满一圈。这些佐品放进去，不分先后，也不问多少，大锅烩。外面飘着雪花。三五个人搭二两小烧，一壶黄酒，这样的夜晚一点也不觉寒冷。

最妙的是羊蝎子，这是吃八层饱才上桌的，骨牌大小，玫瑰深色，嫩、滑、鲜，不失淡淡的膻味，再次勾起人的食欲。座中兄弟问，这羊骨头看了倒也平常，咋就这么鲜呢。老板小金（与我是本家），递上一支烟，笑而不语。旁桌有老兄答腔：“他是半塔的羊，鲜羊。”又补充道：“我们吃的羊是不隔夜的，老板夜里去半塔杀羊，天亮回来。”大家又再尝一尝，有道理，冷冻，或过了时段，没有这鲜气了。大家又七嘴八舌起来。半塔的羊脾气好，水好，草嫩。不需人放，羊徜徉在白云和草坡之间，领略从南面吹来的风，啃啮着山果，不鲜美是没有道理的。小金颇得意，双手作揖，捅捅一边笑眯眯的老板娘，低声吩咐：“七号桌八号桌再上一份羊蝎子。”

大田饭店

大田饭店算不得饭店——没有招牌，亦没有做生意的样子。水库埂下，一个院落，原来是一个厂房，后边是一排高大的杨树。

老板大田是一个六十来岁瘦高男人，背微驼，顶半谢，穿蓝粗布衣裤。走路没有声音。不苟言笑。一副有客不喜，无客不愁的样子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不太让人接近。

来这里吃饭要预定，鱼鸭鸡及菜蔬，都是自家的。鱼鲜，刚出水，鳞光闪闪。鸭子一定是养了一百四十天以上，鸭头的毛绿蓝色，缎子一般。鸡则栖于树丛间，冬吃虫，夏吃草——什么叫活色生香，大概如此。

电话有约，小院子马上就有了生气。老板和他的女人抱来荒草干柴烧起大锅灶，炊烟飘过杨树林。捉鱼、逮鸡、宰鸭。也只需两三个小时，就招呼酒饭了。桌上全是蓝边大碗，堆得尖尖的。碗头浅了，老板端去再添。轻轻地来，轻轻地去。常来的客人知道，每一只鸭子，单独煨，加萝卜或菜梗，一锅汤，一桌人享用，不多不少。

晴好天气，院子会熄好多车辆。屋里人声嘈杂，餐毕，院子又恢复了宁静。院外，水库泄洪道蜿蜒而过，浅浅的水流，河滩有芦苇和蒲草，秋风一过，一串串一片片水蓼花，殷红殷红的。

聚福缘

聚福缘更像个饭店。门前是一面大玻璃屏风，夏拒蚊蝇冬挡风。屏风外置三盆花木：文竹、桂花、海棠。人从侧面进出。徽派檐口，黑底镏金匾额，上书颜体大字：聚福缘。两角各装一盏射灯，夜晚时分，三个金字呼之欲出，颇有意境。

里首一排卡座，两间包厢。镂空玄关，饰以方尺水粉画，盆栽，手工挂件。不拥挤，且互为一体。

楼上包厢更宽大。壁上多装饰油画。不是一般的水果静物，而是大幅山水。远山、森林、夕阳，还有小溪、湖泊。多暖色。另有一幅书法——“上善若水”，扬州一书家赠送。行体，顿挫起伏处奕奕动人。有仪征朋友指着“水”字，三分醉意，戏谑：“‘上善若酒’岂不更妙！”引得满堂喝彩。

聚福缘生意不错。有趣的是，老板娘掌柜，老板掌厨。

春　　□砀山县实验小学　　仝丰山/摄

渐行渐远的炊烟

□临泉县第一中学　　许世宏

寒假伊始，我携妻带子赶回老家陪耄耋之年的父母过年。渐近故乡时已是晌午，仰望村庄上空，不见缭绕的炊烟，甚为诧异。

大年初一，故乡有拜访尊辈的习俗。我依照习俗拜访尊辈，并有意探访各家的厨房，谜底终

于破解：家家电饭煲，户户煤气灶。厨房一家比一家宽敞，窗明几净，硬件设施精良，大有厨王争霸赛的派头。我不禁感慨：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炊烟只能渐行渐远了。
我小的时候，农村家家户户都是用泥塑成的柴禾锅灶，肥胖臃肿，与锅灶毗邻的柴禾，乱七八糟，堆积如山峦，野蛮地占据厨房三分之一左右的面积。我家也如此。父亲常常坐在狼藉的柴禾中间，往炉膛一把又一把地送柴禾，一顿饭耗费好多柴禾，掏出一个“山洞”，制造多少炊烟不得而知，反正整个厨房烟雾弥漫。每逢做饭，村庄上空炊烟缭绕，一派云山雾海。母亲张罗饭菜，一日三餐烟熏火烤；父亲烧锅，“满面尘灰烟火色”，身上落满灰尘。烧柴禾不卫生，污染环境。柴禾脏兮兮的，被人看成废物，无能之辈常常被骂成“烧锅的材料”。然而，那时柴禾是催熟食物的唯一燃料。没有柴禾，日子冷冰冰的；有了柴禾，日子暖融融的。农人在收获季节，把田地植物的秧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堆积成垛；为积累更多的柴禾，树落下的一片片树叶也不肯放过。至今记忆犹新，每逢大风降温，白霜染地之日，天没亮母亲就把我们姊妹叫醒，拉着架子车，扛上耙子，捡拾树叶。落满树叶的地面踩上去软乎乎的，心底直冒喜气，如获至宝。在昏天黑地里，搂得搂，收得收，到天亮时地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树叶晒干后依旧堆垛，以备生活之需。村里人家都有自己的柴垛，林林总总，有豆秆垛、芝麻秆垛、秫秸垛等，堆放在村庄周围，像雨后的蘑菇群。
改革开放后，煤炭成为新能源，城乡做饭都使用煤炉。以前做饭是专人烧锅，柴禾很调皮，稍不谨慎，会从炉膛跳出来，引起火灾。用煤炉做饭没有这种现象，只消用铁钳夹一块煤球，放入炉心，让它慢慢燃烧，一人张罗饭菜就行了，闻到饭香时，用炉盖封火，完事大吉。用餐时，上面放一把水壶暖着，冬天涮锅洗碗免得冻手，煞为舒服。烧煤炉做饭，节省人力，炊烟大大减少，厨房卫生较前有所改善。
煤气灶与煤炉相比又前进一步。煤炉有炉渣，火力不足，烧饭较慢。煤球笨重，运输也不方便。烧气清洁，效能高，管道输送，减少运输的麻烦。
电磁炉、电饭煲、微波炉是后起之秀，科学、摩登，已成为厨房的主力军。既安全又卫生，操作简单方便，轻轻一触开关，火候档次出现；慢慢旋转按钮，时间得到控制。煮蒸煎炸，没有烟熏火烤，刺鼻子辣眼的烟雾被油烟机抽出，厨房环境卫生得到空前改善。科技给厨房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，使掌勺人从烟熏火烤中解放出来。
诗人曾吟唱道：炊烟是怀素的狂草，是画家的泼墨山水图，是日子盛开的花朵。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，炊烟从浓到淡，渐行渐远，而饭菜的香气却越来越浓，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如同秋天的果树，叶子落去了，留下灿烂的果实。炊烟已被封存在华夏民族不常开启的诗篇中，定格在历史的画卷里，成为一种永恒的记忆。

踏　春

□蒙城县关帝中学　　侯兴锋

以前读到“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”两句诗，很不明白为什么如玉的美人和无双的公子要去田间地头的“陌上”呢？后来又读到“陌上花开蝴蝶飞”的句子，方才了悟，原来是春暖花开，他们在踏春郊游啊。
中国民间的踏春习俗，在先秦即已存在。古代春季有名的“上巳节”，三国魏以后一般定为三月初三，男男女女结伴踏春穿上春装倾城而出，或到山谷采摘兰草，或到水滨嬉戏洗浴，或到郊野宴饮行乐，认为可以祓除不祥，名之曰“春禊”。先秦的踏春则并不限“上巳”一日，《诗经·郑风·出其东门》云：“出其东门，有女如云”，道出了青年男女春日去东门外踏春的情景。汉以后，踏春活动在诗文中也经常有所反映。到了唐代，踏春则是在元宵收灯后开始，一直持续到三春之末。
唐代踏春又称“游春”或“野步”，有郊外散步游玩的目的，其中以唐代仕女踏春活动最有特色。每到上巳日，长安仕女结伴外出郊游，如遇有名花则席草而坐，解其裙裾围于四周而成帐幕，以作游赏，名曰“裙幄”。踏春时，常以斗百草为戏乐。斗百草，又称“斗草”，是以草为比赛对象，或对花草名，如狗耳草对鸡冠花；或斗草的多寡、韧性等。此外，唐代女子借踏春之际，还开展诸如荡秋千、跳绳和观球等体育活动。
古代的名人名家，如白居易、苏轼、沈括、徐霞客等都喜欢旅游。历代养生家都主张亲近大自然，他们认为水上的清风、山间的红日、迷蒙的群峰、蓝天的云彩、花草的芳香、鸟儿的歌唱……都是大自然的恩赐，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藏。
那么，踏春可以养生健身有没有科学依据呢？
春临大地，万象更新，风和日丽，郊外的丛林生长着繁茂的绿色植物，不仅空气清新，而且在阳光照射下，会释放大量氧气，在林边海边溪畔还有充足的负离子，使人精神抖擞；同时置身于绿色植物中，有助于消除视觉疲劳，绿色植物还能分泌出特殊气味，刺激人们的嗅觉

器官，令人产生愉快的感觉。
古人虽然并不懂得绿植的这种科学作用，但却知道其好处，特别有益于身心健康。于是，一种重要的旅游习俗——踏春，便产生了。
踏春以散步为主，置身于大自然之中，要么登山远足，要么漫步林荫小道。择林木佳胜、飞鸟鸣叫的山陵为目标，攀山越岭，不计速度，只求消遣，徒步而上。此时全身的新陈代谢旺盛，整个身体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改善。
踏春还是增长知识的好机会，边欣赏自然风光，边观赏名胜古迹，既提高心理素质，又提高文化修养，陶冶情操，品味人生。现代时期，许多的文学家、科学家都有边散步边思考的习惯，在散步中获得构思。安徒生就是在森林中构思童话；居里夫人也说过，散步是激发灵感的最好办法。
长期伏案读书写作的群体和不分昼夜加班的白领，或长居闹市的人们，到郊外，到大自然中去踏春，接受日光浴、森林浴，呼吸新鲜空气，听鸟语、闻花香、看绿色，那翠绿的原野、潺潺的流水、碧绿的草地、浩瀚的林海，都能使人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温馨，使人心胸开阔、心情舒畅、振奋精神、昂扬向上。
当下，正值阳春时节，树木吐绿，小草发芽，百花开放，或者个人独行，或者全家出动，不正是郊游踏春的好时候吗？